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sser in the new era

Xu Qingxiang、Chen 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firmly uphold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building a modern civiliz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provid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creations”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Shu Se” in Zhenkang County, Yunna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policy text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trace its historical genealogy of diverse integration from Three Kingdoms legends to the present day, and summarizes its comprehensive artistic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ree-in-one sounds, three-circle coexistence, and three-service shared vis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 Shu Se currently faces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high threshold, lack of documentation, weak awareness, low income, and intense external impact”,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as “acquired abandonment” in skill inheritance, “knowledge black hole” in instrument production, “loss of subjectivity” among youth groups, “time poverty” under economic pressure, and “aesthetic displacement” caused by foreign cultural impac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establishing a tripartite governance model integrating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forces, systematically advancing A Shu Se’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five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resource conversion, digital empowerment,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By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to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ports power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China, A Shu Se has achieved a paradigm shift from “living heritage” to “innovative ecology”, providing a replicable “Zhenkang mode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order ethn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A Shu 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Inheritanc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Border Governance

新时代背景下阿数瑟的传承与发展

徐轻香 陈涛*

西南林业大学体育学院, 中国·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导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创”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以云南镇康县国家级非遗“阿数瑟”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田野调查与政策文本分析,系统梳理其由三国传说演化至今的多元融合历史基因,归纳其以“三声一体、三圈共场、三服同景”为特征的综合艺术体系。研究揭示,阿数瑟当前面临“高门槛—缺记录—弱认知—低收入—强冲击”的结构性困境,具体表现为技艺传承的“习得性放弃”、乐器制作的“知识黑洞”、青年群体的“主体性流失”、经济压力下的“时间贫困”以及外来文化冲击带来的“审美位移”。对此,本文提出应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螺旋治理模式,从制度嵌入、资源转化、数字赋能、教育融入与国际传播五个维度系统推进阿数瑟的现代转型。通过将非遗保护融入乡村振兴、体育强国与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阿数瑟实现了从“活态遗产”向“创新生态”的范式跃迁,为边疆民族非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镇康样本”。

关键词

阿数瑟; 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 创造性转化; 边疆治理

1 引言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号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政策窗口与理论支点。云南镇康县国家级非遗“阿数瑟”正

是这一背景下的典型个案:其以即兴词曲、三弦伴奏与足蹈相融的活态形式,承载边疆多民族情感与跨境文化互动,兼具民族音乐学、民俗学与体育舞蹈学的交叉研究价值。然而,传承人断层、技艺濒危、研究同质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亟须在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语境下探寻系统性保护路径。本文以“阿数瑟的传承与发展”为主题,通过田野调查与政策文本分析,评估其活态现状,检验非遗数字化、产业融合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适配机制,为边疆非遗在乡村振兴与边疆治理中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实证参考与理论模型。

【作者简介】徐轻香(2002-),女,中国云南保山人,本科,从事体育文化研究。

【通讯作者】陈涛(1982-),男,中国河南新安人,硕士,副教授,从事体育文化研究。

2 阿数瑟的起源与表现形式

2.1 历史起源：从军事传说至民俗融合

口述史与田野访谈显示，阿数瑟的生成可上溯至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传说：相传蜀军与土著部族对峙于镇康“阿数瑟”寨与“罗细瑟”寨，蜀师以夜间环火、歌舞、呐喊“阿数瑟呢瞧着，罗细瑟呢甩着”制造兵强马壮之象，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地民众因钦佩诸葛亮智谋，遂在婚嫁、节庆中复现该场景，以三弦、笙箫、对子与围圈歌舞压轴庆祝，口传身授，渐成定式。历经千年，镇康傣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等多民族在共处共生中，将各自的图腾信仰、生产动作、动物模拟及音乐腔调注入该仪式，使阿数瑟由军事传说转化为集歌、舞、乐、诵于一体的地域性民俗，并随族群迁徙分化出多种腔版与流派，为后世非遗化传承奠定了多元融合的历史基因。

2.2 表现形式：“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体系

起源传说赋予阿数瑟“智取不战”的文化基因，历经千年口传身授，这一基因在镇康多民族共生语境中被不断放大、重构，最终演化为今日“歌—舞—乐—服”四位一体的综合表演体系。其呈现方式可概括为“三声一体、三圈共场、三服同景”^[1]：

“三声一体”的音声结构：三弦定弦（663/626/563）构成“硬调—软调—三合弦”功能梯度，分别对应群体打跳、男女对唱与叙事抒情；葫芦笙以八分音符扫弦形成“鼓点层”，笛子轮奏、重奏、齐奏叠加“旋律层”，众人齐唱“阿数瑟呢瞧着”作为“口号层”，三种声部在同一节奏圈中交织，既确保集体律动的统一，又预留即兴变奏空间。

“三圈共场”的空间形态：表演以篝火或广场为中心，形成“核心圈（领唱对子）—中间圈（齐唱伴舞）—外围圈（观众随时加入）”的同心圆结构。逆时针行进、领众合的“打跳”模式，使30—300人可在同一时空实现无缝嵌入，实现“人人即演员、观众即舞者”的参与式景观。

“三服同景”的视觉符号：傣族筒裙的塔形头饰、佤族黑色贯头衣的银泡流苏、景颇族羊毛披肩与长刀筒帕、德昂族藤篾腰箍与彩色绒球在同一舞场并置，形成“同歌异裳”的多元一体视觉叙事，既满足族群身份区分，又强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体体验。

3 阿数瑟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在厘清阿数瑟“起源—表现形式”的生成逻辑后，必须直面其当下存续的结构性障碍。尽管阿数瑟在镇康县仍保持“日日有歌声、月月有篝火”的表象繁荣，但深入田野可发现，支撑这一文化景观的核心机制已出现多重裂缝，呈现出“活态外壳”与“传承内耗”并存的矛盾态势。

3.1 技艺门槛与“习得性放弃”

阿数瑟的传承高度依赖“口传—身授”模式，其技艺门槛远超表象。舞乐同步、即兴对唱等高阶技巧，要求传承者

投入大量时间与体力进行身体记忆。这套高负荷的“身体技术”体系，使学习周期漫长且艰辛。面对这一“慢习得”过程，年轻一代在多元文化选择与学业压力下，往往倾向于投身更具即时反馈的流行活动。技艺的高难度与系统教学的缺失，共同导致潜在传承者在反复受挫后产生“习得性放弃”。其结果是，阿数瑟的传承陷入“知者众而精者寡”的困境，核心技艺的延续面临严峻挑战。

3.2 记录缺位与“知识黑洞”

传统乐器制作是阿数瑟声学体系的关键：三弦需选用本地柚木或红木，自然风干3—6个月后手工开音孔；葫芦笙要经挖瓢、刮膜、火烤定形等12道工序；笛子则要求“一眼一音”手工钻孔，误差不得超过0.1毫米。该流程迄今依赖师傅经验，缺乏标准化图纸、声学参数与数字化影像记录。随着老匠人相继离世，出现“人亡技亡”的黑洞风险。2022年镇康县文化馆普查显示，能够独立完成三弦制作的匠人仅剩7位，平均年龄68岁；掌握全套“三弦—葫芦笙—笛子”制作技艺者不足3人^[2]。记录缺位不仅威胁物质载体，也使“音色—音准—材质”的匹配知识迅速衰减。

3.3 认知淡漠与“主体性流失”

镇康县阿数瑟流传区域的村民普遍学历不高，且对本民族文化活动的参与感与认同感日趋淡化。“让孩子通过教育走出去”成为普遍愿望，这种向外发展的趋势与阿数瑟的传承之间产生了张力。年轻一代在求学与务工中长期离乡，仅节庆时短暂返乡，其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逐渐弱化，甚至近半青年认为“阿数瑟是长辈的事”^[3]。与此同时，传承主体高度依赖老年群体，青年后继者严重匮乏，导致文化传承链条断裂，阿数瑟的“主体性”在代际更替中不断流失。

3.4 经济约束与“时间贫困”

镇康县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居民收入多依赖茶叶、坚果等作物种植。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大量具备传承能力的中青年被迫外出务工以维持生计，致使本地文化传承核心力量持续流失。这一现实不仅反映了宏观的经济约束，更在个体层面制造了“时间贫困”——潜在传承者虽具文化认同，却因生存压力而无暇投身于阿数瑟的实践与传承。人口外流与时间匮乏相互交织，深刻削弱了文化延续所必需的人力基础与时间投入。

3.5 外来文化冲击与“审美位移”

在全球化的信息社会中，外来文化的涌入使镇康阿数瑟文化面临深刻冲击。由于保护机制尚不健全，本土群体的文化自觉尚未稳固，年轻一代在多元文化交织中，其审美取向与价值观正悄然转变，出现从本土传统向外来形式倾斜的“审美位移”。这种位移削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甚至引发对自身传统的疏离。尽管阿数瑟在历史上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但在当前快速的社会变迁中，文化断层风险依然严峻。

阿数瑟正面临“高门槛—缺记录—弱认知—低收入—

强冲击”的多重现实困境，传统“口传身授”路径已难以独立维系其活态传承。唯有通过系统性干预，方能为后续“新时代阿数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撑平台^[4]。

4 新时代阿数瑟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进入新时代，阿数瑟不再只是“边陲山歌”，而被纳入国家非遗保护、乡村振兴、体育强国与数字中国等多重战略交汇点。镇康县顺势推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驱动”的三螺旋模式，在制度嵌入、资源转化、数字赋能、教育融入与国际传播五个维度上，为阿数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边疆样本。

4.1 制度嵌入：非遗机制与地方治理耦合

镇康县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通过设立非遗工作站、组建专业传承队伍，构建起系统的非遗保护网络。在具体实施中，注重对阿数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并着力培养青年传承力量，通过专业技能培训、组建打歌队和文艺志愿队等方式，推动非遗融入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性嵌入既强化了文化遗产的组织基础，又通过机制化路径确保了阿数瑟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实现了非遗保护与地方文化治理的有机耦合。

4.2 资源转化：文体旅融合与产业赋能

镇康县系统推动阿数瑟从文化资源向产业动能转化。以国家3A级景区福彝寨为空间载体，建立文化传承基地，系统开展民俗展演、体育赛事与文创开发，并引导村民参与运营。同时，依托生态资源开发徒步观景路线，推动非遗与农业、康养等产业融合，形成“观光—休闲—体验”综合业态。这一“非遗+旅游”的协同模式，不仅以阿数瑟为文化内核提升了地方知名度与游客体验，更通过产业联动拓宽居民增收渠道，为边疆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4.3 数字赋能：云端传播与虚拟再现

镇康县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为阿数瑟注入新活力。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与动态光影渲染，真实再现传统节庆场景与民族习俗，实现文化场域的虚拟重现。在传播层面，依托5G+8K直播等新媒体技术，打造“云端歌会”与“数字非遗”模式，突破时空限制，显著提升文化覆盖力与感染力。此举不仅以“云端旅游+非遗”推动中缅文化交流与本地经济增长，更通过数字化存续与活态化传播，为阿数瑟在数字时

代的传承与发展构建了可持续路径。

4.4 教育融入：地方课程与体教融合

镇康县将阿数瑟非遗系统融入教育体系，构建了课程化、常态化的传承机制。通过开发地方课程，组织大课间打跳、陀螺比赛等体教融合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增进文化认同。多所中小学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邀请传承人展演技艺，并开设三弦、葫芦丝等器乐课程，依据学生兴趣实施分层教学。这一教育路径不仅以“礼教”内涵促进学生品德培育，更通过课程与活动的双轨并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非遗的校园传承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4.5 国际传播：跨境互动与文明互鉴

镇康县以“中缅阿数瑟山歌会”为载体，依托5G+8K直播技术构建“云端旅游+非遗”跨境传播模式，有效促进中缅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同时，积极推动文化符号的创意转化，融合曲调、舞步与服饰元素，借助数字AI技术开发现代化表情包与文创产品，实现文化IP的活态传播。这一路径不仅增强了阿数瑟在跨境语境中的影响力，也通过“文化输出—产业反馈”的良性循环，为边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播与国际认同提供了创新范式^[5]。

5 结论

新时代阿数瑟的传承不再局限于“抢救式保护”，而是通过制度嵌入、资源转化、数字赋能、教育融入与国际传播的五维路径，实现了从“活态遗产”到“创新生态”的范式跃迁。这一转型深度契合了国家文化战略与边疆治理需求，系统回应了其面临的现实困境，成功将地方性非遗转化为促进社区发展、增强文化认同、推动国际交流的综合性资源。阿数瑟的“镇康样本”证明，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将其核心价值与现代治理体系、产业动能和技术工具进行创造性对接，从而在动态实践中保持生命力，为同类边疆民族非遗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 [1] 董军, 王娟. “阿数瑟”音乐的“节奏圈”形态及其文化功能研究[J]. 民族艺术研究, 2023, 36(1): 122-131.
- [2] 镇康“阿数瑟”非遗传承的喜与忧[N]. 临沧日报, 2023-01-31.
- [3] “阿数瑟”的传承之困如何解[N]. 云南日报, 2023-02-08.
- [4] 镇康“阿数瑟”的现代蝶变[N]. 云南日报, 2023-11-20.
- [5] 镇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报告(2023)[R]. 镇康: 镇康县人民政府, 2023.